

*THE CALL OF
THE WILD*
JACK LONDON

現代美國文藝叢譯

荒野的呼喚

傑克·倫敦 著 蔣天佐 譯



駝駝書店發行



現代美國文藝譯叢

荒野的呼喚

傑克·倫敦著 蔣天佐譯
駝駝書店發行



荒野的呼喚

著者 傑克·倫敦

譯者 蔣天佐

出版者 駝書店

定價 四元

上海中正北一路三四弄三九號

◇有版權◇

中華民國卅七年五月初版(二〇〇〇)

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目 錄

一	進入原始·····	(一)
二	棍子和虎牙的規律·····	(四)
三	支配的原始野獸·····	(四)
四	支配權的獲得者·····	(四)
五	韁繩和雪道的苦工·····	(五)
六	爲了一個人的愛·····	(六七)
七	呼喚聲的震盪·····	(八三)

一 進入原始

古舊的渴望不時的跳躍，
在習慣的鐵鏈之下掙扎，

而從冬眠之中，

復甦了野性的氣質。

布克並不看報，否則他會知道正在出亂子，那可不但跟他有關係，而且跟打頗極海峽到聖·第愛各的沿海的每條結壯的長毛的狗都有關係。因為在北極黑暗裏探索的人們發現了一種黃色的金屬，又因為輪船和運輸公司把這發現大吹大擂，論千論萬的人都趕到北國去。這些人需要狗，而他們所需要的狗正是有強壯的筋肉能做苦工和有茸毛能禦冰雪的大狗。

布克是住在太陽熱辣的桑打·克賴拉谷的一所大房子裏。那地方據說是米勒法官的府上。它在大路後面，被樹林子半遮着，從樹縫裏可以看見它四周的寬大陰涼的走廊的幾處。打大路通到這座房子來的是幾

條小石子鋪的車道，它們蜿蜒的穿過幾片大草地，一路有高大的白楊的交錯的枝條拱蔽着。屋子後面比前面可更加寬闊。那裏有幾個大馬廄，上打的馬夫們和小廝們在高談闊論，有幾排被葡萄籐爬滿了的小房，有一大串望不到盡頭的整齊的下房，有幾個長長的葡萄架，有幾處綠色的牧場、果園和種水菓樹的場子。再就是噴水井上的抽水機，和一只水門汀的大浴池，那是米勒法官的孩子們在早晨來入浴和在燠熱的下午來取涼的地方。

而布克就統治了這偉大的莊園。他是出生在這裏的，並且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四年，不錯，這裏還有別的狗。這麼大的一個地方當然不會沒有別的狗，可是他們却算不了什麼。他們來來去去，住在擁擠的狗窩裏，或者鬼頭鬼腦的躲在屋子的角落裏，學了日本種狒狒土次或是墨西哥沒毛狗伊沙白耳的樣——這些奇怪的東西是難得把鼻子伸出房門或者把腳踏到地上的。另外還有些捉狐狸的梗狗，至少有二十條，每逢土次和伊沙白耳在一隊用掃帚和抹布武裝了的女僕們保護之下從窗口伸出頭來看他們，他們就大發可怕的咒罵。

可是布克既不是室內狗也不是狗窩狗。整個領地都是他的。他跟法官的少爺們一同跳進游泳的水池或者出去打獵；他護送法官的女兒們莫麗和愛利思作黃昏或清晨的長時間散步；冬天夜裏，他在書房的熊熊爐火前面躺在法官脚下；他把法官的孩子們駝在背上，或者弄他們在草地上打滾，以及保護他們步行作大探險，走到馬廄院子裏的噴泉那裏，甚至還要過去，到有蛙的地方，和種水菓樹的場子。在梗狗們中間，他是大模大樣

的高視闊步的走，而土次和伊沙白耳他是根本不放在眼裏，因為他是王——米勒法官府上一切爬的、走的、飛的東西的王，連人類都包括在內。

他的父親愛爾莫，一條聖·貝納種的大狗，曾經是法官的不可分離的伴侶，布克是大有希望繼承先人的遺緒的。他沒有父親那麼長大——他不過是一百四十磅重——因為他的母親吸普是蘇格蘭種的牧羊狗。雖然如此，在一百四十磅上面再增加了由於保養得好和受到普遍尊敬而然的威嚴，也就使他能够顯得派頭十足了。打他小狗時代以來的四年，他過的是鑿足的貴族的生活；他對自己是頗為得意，向來有一點兒自負，彷彿某些由於見聞狹隘而沾沾自得的鄉下大老官兒那樣。但是他沒有讓自己變成一個祇愛吃喝的無聊的室內狗。打獵和類似的戶外遊戲減除了脂肪和鍛鍊了他的肌肉；並且對水的喜愛，在他，跟在作冷水浴的種族一樣，是一種補藥和保持健康的東西。

這就是布克這狗在一八九七年秋季的生活情形，那時候克倫帶克的驚人發現正把人們從全世界吸引到冰天雪地的北方去。但是布克並不看報，他也不知道作為園丁助手之一的那個曼內爾是個要不得的朋友。曼內爾有個改不了的老毛病。他愛中國賭博。並且，他在賭的時候又有個改不了的弱點——相信一種必勝法；這樣他當然是倒霉到底了。因為照着一定的方法賭，要有錢才行，而一個園丁助手的工錢還不够養活一個老婆和一大堆兒女。

曼內爾施詭計的那個可紀念的夜裏，法官是到葡萄乾製造業協會開會去了，孩子們是忙着組織一個運動會。沒有誰看見他和布克穿過果園走出去；而布克自己還以為不過是普通的散步。他們走到叫做高等學校公園的那小小的旗站，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們，除了唯一的一個男子。這人和曼內爾談話，而金錢在他們之間叮噹的響。

「你在交貨之前先把它包起來呀，」那陌生人粗聲粗氣的說，曼內爾就用一根粗繩子雙起來扣住布克的頸子，扣在銅頸箍下面。

「你只要絞緊這繩子，就可以勒得他透不過氣來，」曼內爾說，陌生人哼出一聲簡單的肯定語。

布克用泰然的神情受了那根繩子。當然，那是一個新花樣：不過他已經學會了信任他所認識的人，並且相信他們的智慧，那是他自己的所不及的。但是繩子的梢頭被交到陌生人手裏的時候，他卻惡狠狠的咆哮了。他不過是表示他的不愉快，他自以為表示就是命令。但是使他驚訝的，那繩子在他頸子裏收緊起來，閉住他的呼吸。他在勃然大怒中跳起來撲那人，那人在他跳在半空的時候緊緊扼住他的喉嚨，巧妙的一扭就把他打翻在地上，四脚朝天。於是繩子無情的收緊起來，同時布克發狂的掙扎着，他的舌頭拖出了嘴巴，他的巨大的胸部徒然的起伏。他有生以來沒有被這樣卑鄙的待遇過，也是有生以來沒有這樣的忿怒過。但是他的力氣消退了，他的眼睛模糊了，當火車被揚旗停下於是那二人把他丟進行李車的時候，他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再知道的時候，他祇茫然的覺得他的舌頭受了傷，而他是在什麼運輸工具裏顛簸着。火車頭的粗嘎的氣笛在鐵路交叉的地方叫了起來，告訴了他身在何處。他曾經跟法官旅行過許多次，所以不會不知道坐行李車的味道。他睜開眼來，在眼睛裏就冒出了一個被綁票的國王的那種無限的怒火。那人跳過來勒他的喉嚨，但是布克比他迅速。他的牙床咬住了那手，直到他的知覺又一次被勒掉之後才鬆。

「唔，有瘋病，」那人說，把他的被咬爛的手藏起，不給那被爭鬭的聲音吸引過來的管行李的人看見。「我是替老闆帶他到三藩市。那裏有個括括叫的狗醫生據說能給治好。」

關於這晚的旅行，那人在三藩市海邊一個酒店後面的小披屋裏，卻是極其能說會道的給自己表向了一番。

「我一共不過是弄到五十塊，」他抱怨說，「下次就是給我一千塊現花花的，我也不再幹。」

他的一只手被血迹模糊的手絹包着，右腳褲管被撕得從膝頭裂到腳踝。

「另外那個傻傢伙弄了多少？」酒店老闆問。

「一百，」是回答。「一個子兒都不肯少，真要命。」

「那末就是一百五十塊囉，」酒店老闆算了一下，「他是值的，要不我就是傻瓜。」

那綁架者解開了沾血的包紮，看看他的破手。「我真要得瘋狗病了——」

一句。「要得的，因為你生來是個絞刑坯，」酒店老闆大笑說。「來吧，在你開路之前幫我做一點事吧，」他加了

神志不清、喉嚨和舌頭痛得不堪，被勒得半死的布克，還想抵抗他的虐待者們。但是他被屢次的打倒和悶住氣，讓他們終於把他頸子裏的粗大的銅箍鏟掉。隨後繩子解掉了，他被擡進了一只鳥籠般的木籠。

他在那裏躺著度那疲乏的夜晚的其餘時間，懷着忿怒和受傷的自尊。他不懂這一切是什麼意思。這些陌生的人要把他怎樣呢？他們為什麼把他拘禁在這狹小的籠子裏？他不知道什麼原故，但是他覺得被將臨的災難的模糊預感所壓迫。夜裏有幾次，那披屋的門軌軌的開了，他就跳起身來，希望看到法官，或者至少看到孩子們。但是每次都是酒店老闆的那張腫臉在獸脂燭的昏暗的光線之下伸進來對他窺探。而每次布克喉嚨口所震顫着的愉快的吠叫都扭成一聲野蠻的咆哮。

但是酒店老闆並沒有麻煩他，到了早上，進來四個人抬起了籠子。布克認為他們又是些迫害者，因為他們是些惡相的漢子，衣服破舊，頭髮蓬亂；他就在柵欄後面對他們大發雷霆。他們祇是大笑和用棍子戳他，他立刻用牙齒咬棍子，後來才知道那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因此他就忿忿的躺下來，讓他們把籠子抬到一輛貨車裏。後來，他和拘囚着他的籠子，就開始了從許多手裏通過的過程。運輸公司的事務員們照管他；他被另外的貨車裝運；一輛場車把他連同一些箱子和包裹運上一條渡輪；他又被場車從輪船運到一個大火車站，終於被放進一

輛特別快車。

這特別快車被嘶叫着的火車頭拖在後面兩天兩夜；這兩天兩夜，布克是既沒有吃也沒有喝。他用吼叫對待車上的信差們，巴結他的最初的表示，他們就作弄他作爲報復。他抖着身體和噴着泡沫撲在柵欄上的時候，他們却對他笑和譏諷。他們像討厭的狗那樣吼和吠，七七的學貓叫，上下的揮着手臂學雞叫。這一切都是很無聊，他知道；但是因此就更蹂躪他的尊嚴，所以他的怒氣是越來越大。他倒不大在乎餓，但是沒有水喝使他非常痛苦，把他的忿怒煽到狂熱的高度。因此，緊張而敏感，虐待驅使他發狂，而焦渴腫脹的喉嚨和舌頭的炎症又增加他的狂熱。

有一點他是高興的：頸子裏沒有繩子了。是繩子使他們佔了不正大光明的便宜；但是現在沒有了繩子，他要給點顏色他們看。他們決不能夠再在他頸子上扣繩子了。這是他下了決心的。他兩天兩夜沒有吃喝，而在這兩天兩夜的虐待裏，他積聚了一肚子怒氣，要叫任何第一個碰他的人倒霉。他的眼睛變得血紅，他變成了一個狂怒的惡鬼。他改變得這麼多，就是法官也要不認得他了；他們到西雅圖把他弄下火車的時候，那些信差們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四個男子小心的從貨車上把籠子抬到一個小小的高圍牆的後院裏。一個結壯的人，穿着一件領口鬆鬆的紅衛生衫，走出來在車夫的簿子上簽了字。布克猜想這人就是這一回的迫害者了，就把身體野蠻的撲在柵

欄上。那人獯然的一笑，拿來一把小斧頭和一根棍子。

「你現在就弄他出來嗎？」車夫問。

「當然，」那人答，把斧頭去撬那籠子。抬籠子進來的四個人立刻散開，把牆頭上作為安全的棲息之處，預備在那裏看這一場表演。

布克衝向裂開的木柵欄，用牙齒咬它，撞它和撲它。斧頭在外面落到哪裏，他在裏面就衝到哪裏，咆哮着和吼着，狂怒的急於出去，而那穿紅衛生衫的人正是沉着的在弄他出來。

「好，你這紅眼睛的鬼，」他說，那時他已經弄成一個够布克的身體通過的洞。同時他丟了斧頭把棍子換到右手裏。

布克縮起身體準備跳躍，聳着毛，嘴裏噴着泡沫，血紅的眼睛裏帶着瘋狂的閃光，這時也真是一個紅眼睛的鬼。他用他那裝滿被拘禁了兩天兩夜的熱情，全部是忿怒的，一百四十磅體重，直向那人撲去。在半空裏，正當他的牙床要合攏來咬的時候，他受到猛然的一擊，制止了他的身體前進，並且使他的上下牙齒極痛苦的吮啞一聲合攏起來。他翻了一個身，讓背和腰跌在地上。他有生以來沒有被棍子打過，他不懂。他小份是吠大份是尖叫的吼了一聲，又爬起身來跳到半空裏。而那猛然一擊却又來一次，於是他被打倒在地上了。這次他知道了是棍子，不過他的瘋狂失去了任何顧慮。他攻擊了上打次數，而棍子是同樣次數的擊破他的攻擊和打得他跌在

地上。

在一次特別兇猛的打擊之後，他爬起身來，頭昏得不能進攻了。他軟弱的蹣跚的走着，血從鼻子、嘴巴、和耳朵裏滾滾的流出，他的美麗的毛衣上噴濺了帶血的涎沫的斑點。於是那人走過來不慌不忙的對他鼻子上狠狠的打了一記。他所經受的一切痛苦比起這一下的切骨的劇痛，都算不了什麼了。他發一聲兇猛得幾乎像獅子的大吼，重新把整個身體去撲那人。但是那人把棍子換到左手裏，冷靜的一把抓住了他的下顎，同時向下和向後扭它。布克在空中劃了一個整圓圈，還帶半個，於是連頭帶腦栽在地上。

他又衝了最後一次。那人施展了那故意延遲許久的巧妙的一擊，布克就縮成一團跌在地上，被打得完全失了知覺。

「我說呀，他訓練狗卻不是個沒手段的哪，」牆頭上的人們之中的一個熱情的叫。

「他的手段可以訓練野馬，逢禮拜天還可以來兩次，」是那車夫爬上貨車策馬開車的時候的答覆。
布克的神智回復了，力氣卻沒有。他在跌倒的地方躺着，在那裏注意穿紅衛生衫的人。

「『被叫做布克，』」那人引用酒店老闆的信自言自語的說，那信是通知他把木籠子和裏面的貨物託他出賣。『喂，布克，我的傢伙，』他用懇勸的聲音繼續說，『我們鬧了一點兒小盤扭，現在最好的辦法是就此算了。你已經明白了你的地位，我呢知道我的。做一條好狗，那末一切都好，前途無限。做一條壞狗，看我把你五臟打

出來。懂嗎？」

他說了之後，一點不害怕的拍拍那曾經被他那樣無情毒打的頭，而布克雖然在手的接觸之下不由自主聳起毛來，却忍受了它，沒有抗拒。那人拿水給他的時候他急切的喝了，後來又從那人手裏一塊一塊的囫圇吞了許多生肉。

他被打敗了（他知道的）但是他沒有被馴服。他憑這一次就完全知道他是沒有戰勝一個拿了棍子的人的可能的。他得了這個教訓，他從此以後一生沒有忘記。這棍子是一個啓示。這是他進入原始規律的支配之下的初步，而他對這一步是妥協的。生活的實際採取了比較兇惡的面目；而他一面是毫不畏縮的去迎接這副面目，一面卻用他被喚醒的本性的全部潛伏的狡猾來對付它。日子過下去，別的狗陸續來，關在籠子裏和被繩子扣着，有的順從，有的像他初來的時候那樣發怒和吼叫；而他看着他們一個一個的全都歸到那穿紅衛生衫的人的統治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每當他看着那殘酷的行為，那教訓就深深銘刻在布克心上：一個拿棍子的人是立法者，是要被服從的主人，雖然不必向他討好。關於這最後一點，布克是絕對無可責難的，雖然他見過被打敗的狗向那人獻媚，搖他們的尾巴，舔他的手。他也見過一條狗，既不討好也不服從，終於在爭支配權的鬭爭中被殺。

時常有些陌生人來，他們用興奮的、花言巧語的、和一切種種的態度跟紅衛生衫的人談話。在這種時候，假

使他們之間交付了錢，陌生人就拿去一條或者幾條狗。布克不明白這些狗是往哪去了，因為他們從來不再回來；但是他對於未來的恐懼很大，每次他沒有被選中的時候都覺得高興。

然而他的時候終於到了，表現的形式是一個矮小枯瘦的男子，貓叫般的說一口半吊子英語，帶着許多布克不能懂的稀奇古怪的叫喚。

「乖乖龍的冬！」他的眼睛射到布克的時候，叫喚說。「這日他媽的狗好死人啦！呢幾多錢？」

「三百，那還是送禮，」是紅衛生衫的人的爽快的答覆。「既然是花政府的錢，所以你是沒有不贊成的囉，派洛爾特？」

派洛爾特露齒一笑。狗價因為特別的需要被抬得要上天了，所以這麼好的一條狗要這個價錢也不算貴。加拿大政府並不願意受損失，政府的公文也不能送得慢。派洛爾特懂得狗，他看到布克的時候就知道他是千中之一——「萬中之一哪，」他心裏想。

布克看見他們之間交付了錢，一條好脾氣的紐芬蘭種叫做科利的狗和他一同被那矮小枯瘦的人牽去的時候他並不詫異。那是他最後看見那個穿紅衛生衫的人，而當他和科利從納霍號甲板上看着退開去的西雅圖的時候是他最後看見溫暖的南國。科利和他被派洛爾特帶下艙交給一個叫做法蘭夏的黑臉孔的大塊頭。派洛爾特是個法國種加拿大人，淺黑皮膚；而法蘭夏是個法國種加拿大人和印地安人的混血兒，雙倍的

黑。在布克看來他們是一種新的人（這種人他注定要看到許多了），他一方面是對他們沒有親愛的感情，一方面却逐漸忠實的尊敬他們。他很快知道了派洛爾特和法蘭夏是公正的人，執法冷靜而公平，並且對於狗懂得非常透澈，決不會上狗的當。

在納霍號的底艙裏，布克和科利遇到了另外兩條狗。其中一條是打史筆茲波根島來的一隻雪白的大狗，他是一個捕鯨船船長帶出來的，後來跟一個地質調查團到荒地去過。

他是假客氣，其實狡詐，對人當面微笑，同時却打着鬼主意，例如第一次吃飯的時候他就偷了布克的食物。布克跳起來要去處罰他，法蘭夏的鞭子在空中一響，先打在那罪犯身上了；布克什麼都沒有落到，祇收回了一點骨頭。他認為這是法蘭夏的公正，因此這混血兒開始被布克更尊敬了。

另外一隻狗沒有表示好感，也沒有受到什麼；並且，他並不想偷新來的狗什麼東西，他是個陰鬱乖僻的傢伙，他對科利明白表示了全部他所盼望的祇是讓他自由自在，再則，假使不讓他自由自在的話那可要出亂子的。他叫做「德夫」，他間歇的吃和睡，或者打呵欠，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甚至在納霍號過夏洛蒂皇后海峽的時候，那時船旋轉和顛簸和掀動，像着了魔一樣。布克和科利很興奮，恐懼得半瘋，而他祇是彷彿被打擾了似的抬起了頭，賞他們好奇的一瞥，打一個呵欠，又睡着了。

日日夜夜，船在推進機的不倦的脈動之下震顫，而每天的情形雖然非常相像，布克却顯然覺得氣候確實

是變冷了。最後，一天早上，推進機沉靜了，納霍號被激昂的氣氛所籠罩。他感覺到這，別的狗也是如此，知道立刻要有一個變動了。法蘭夏用皮帶扣住他們，帶他們上了甲板。第一步踏上那寒冷的艙面的時候，布克的腳陷進一種白而軟的非常像泥的東西。他發一聲哼，跳回一步。還有這種白色的東西從空中落下。他抖一抖身體，但是又有許多落在身上。他小心的嗅嗅它，隨後用舌頭舔了些。它像火一樣刺激，但是一下就不見了。這弄得他莫名其妙的。他又試一下，結果相同。旁觀者們哄然大笑，他覺得害羞，他不知道人家幹麼笑他，因為那是他第一次看見的雪。